

■教育时评

文·冀北仁

从“宝马班”看现代职业教育

斥资千万,每年仅培养二三十名学生;学生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上课有茶饮,免费提供咖啡茶点,毕业合格即可进入宝马工作……这是湖南一所公立职业院校“宝马班”学生享受的待遇。企业“私人订制”的“宝马班”专为宝马培养“准员工”,看似契合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要求,但仍引发不少质疑:“高大上”的特权待遇是否侵占其他在校生的教育资源?“一掷千金”的培养模式是否必要、能否复制?(3月30日《楚天金报》)

其实,企业或行业“私人订制”的“宝马班”或学校,并非从宝马开始,比如,之前的中专电力、中专技校,都属于行业“订制”的学校,学生毕业后几乎都进

入了本行业。而且,现在这种高度教育学校,也不是只有“宝马班”。企业“私人订制”的“宝马班”尽管有些奢华,但属于“私人订制”,而且也有利于学生毕业就能就业,对于学生来说是好事,也没有质疑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业内人士认为,“宝马班”校企合作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对接市场要求培养人才。

现代高等教育之所以备受诟病,一是因为高校“大而全”,学生没有专长;二是因为学生越来越难以就业,不少学生“毕业即失业”;三是大学生毕业后干

农工活的活挣农民工的工资,白上大学的思想在社会上很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私人订制”的“宝马班”是很受学校和学生喜欢的,哪个学生也不愿意“毕业即失业”,哪个学生也不想“白上”几年大学或高职。所以,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高等教育不应脱离社会,应该为社会提供适销对路的合格人才。从这个角度看,高校对接社会对接企业的改革尝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然而,这种“一掷千金”的培养模式是否有必要、能否复制呢?笔者认为,有些人对“宝马班”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位大三学生说得很好,“在普通班学综合技术,以后就算公司倒了还能自己开店创

业。”而特别专业的学生几乎只能对口就业,一旦公司不景气,职工就会有生计困难,因为他们太把生计寄托于某个企业了。东北大批产业工人失业后再难以就业,以至于影响到基本的生活,就是鲜活的例子。随着教育的改革,一些比较专业的学校如煤机碳机学校先后转轨,也是很好的证明。在笔者看来,学校不是企业,也不是专门的培训机构,学校主要是教人学会工作的能力,不是主要传授一门技能,有些技能只能就业后在实践中学。一个人靠一门技能吃一辈子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一个人有学习和适应的能力才能吃一辈子。这才是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职业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

■图片故事

江西高校“自助食堂”刷出诚信



3月28日,江西财经大学一名职工在麦庐园校区自助食堂刷卡用餐。

今年以来,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校区和麦庐园校区共开设3个自助食堂,刷卡取食凭自觉与诚信。据悉,此举实行后至今,自助食堂未发现一例“逃单”现象。 新华社记者 周科摄

北京交大原创话剧《茅以升》首演



3月27日晚,由北京交通大学师生精心排演的原创话剧《茅以升》举行首演。该剧是中国科协和教育部等5部门共同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项目之一,旨在通过师生演校友、师演学长的方式,广泛宣传以报效祖国为最高荣耀、在创造一流科技业绩中书写人生辉煌的科学家。

话剧《茅以升》以颂扬老一辈科学家实现“中国梦”为主题,立足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及新中国民族振兴的宏大历史背景,弘扬了茅以升先生建造生命之桥、知识之桥、人生之桥的伟大精神。 张先睿摄

第二届全国高校外交谈判大赛举行



3月30日,第二届全国高校外交谈判大赛决赛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选手们在模拟谈判中结合当前时事热点交锋观点。最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代表队从18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简讯

北京工业大学与北京市环保局开展多项合作

科技日报讯(记者林莉君)3月31日,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市环保局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在资源共享(实验室科技信息软件等)、人才培养(新增科研方向、建立硕士培养基地、选派博士、在职教育培训)、科研合作(建立团队)等方面开展合作。

北工大党委书记郑吉春表示,作为一所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市属“211”重点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始终围绕北京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和研发工作,始终鼓励各学科与北京市政府部门、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并在合作中寻找服务北京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承担了一大批国家和北京市的重大科研项目并产生了大量科技成果。

据介绍,北工大和北京市环保局具有多年良好合作的基础,北京市环科院与北工大环能学院长期合作承担多项国家和北京市的大气污染科研项目,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对北京市大气污染分布规律的预测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表扬。目前北工大环能学院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汽车工程等学科与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和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正在开展相关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

“我特别舍不得这些孩子。”李兴举说:“可是,山里的生活太苦了,只要他们在外面好好读书、好好生活,我也就放心了。”李兴举说:“只要这个教学点不撤销,我会坚守在这里,直到退休。” (据新华社)

一场“YY”和新东方引发的思考: 在线教育能否颠覆传统教育?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实习生 宁芝 本报记者 贾婧

在新东方英语六级培训班上,一个学生的手机响了,学生很慌张要去挂掉。这时老师走过来把手机夺走,说:“喂,我是周思成,你同学在上课,你有事吗?”说完这句话,学生们立马在教室里笑作一团。在新东方的课堂上,老师们选择了更为轻松的教学方式,甚至讲段子已经成为了新东方的特色教育招牌,深受学生青睐。

与此同时,在线教育也在逐步受到学生的推崇。欢聚时代(YY)在3月29日推出的托福、雅思免费课程正式开课,预约者达到2万人,这个免费在线教育的重磅炸弹直指新东方,关于在线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战争”很快成为舆论热点。

免费午餐和在欢笑声中学习,你选择哪个?

——学生体验——

线上或线下 学生各有所爱

今年20岁的大三学生潘小佳,在新东方报过大学英语六级培训班。她很喜欢老师的风趣幽默,“即便是有几百人的一间教室,教学气氛也十分活跃。”

“身边的人除了去新东方几乎不会去其他地方,因为新东方的口碑很好。”潘小佳认为新东方“最好的就是它可以把考试经验总结了教给你,像托福和雅思,老师都会总结做题的经验和猜题,已经摸清规律,所以对于中国学生,这些条件是很有利的。”

提及YY的免费教育,潘小佳直言“听都没有听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她说,还是比较倾向课堂面授的方式,“老师教和机器教完全不一样,机器很生硬,而我们学习知识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人来点拨一些东西。”

像潘小佳这样对新东方情有独钟的人不少,21岁的景丹正在新东方四六级英语培训班学习,之前

在学校也选修过网络课程,但是她说:“自己缺乏主动性,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准备司法考试的21岁大学生冯前香是YY教育的新用户,她觉得YY的在线教育还不错,“像我们要上直播课,都是给我们一个YY号,根据YY号进入,就可以听课了。时间也很方便,直播时间都是提前通知了的,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到九点,我可以留出时间来听课,而且在YY上我们可以在线的向老师提问题,学习效果也比较好。”

“现在网上教育是一种趋势,很多人想要学习的话,不可能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她坦言,不管是否免费,自己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师资力量,她选择在线教育也是因为教师资源有限,“全国讲司法考试讲得好的老师只有那么几个人,我也不可能全国都走到。”

——培训机构——

在线教育成发展趋势

欢聚时代(YY)“100教育”通过和机构合作获取名师资源,在YY上提供托福强化和雅思强化两门免费课程,并对向老师提供补贴,对全勤学生提供100元奖学金。

针对YY的此番动作,新东方CEO俞敏洪也承认“在线教育是大势所趋”。他认为,现在新东方正在做的智能化线上学习系统,才是真正对学生有效的教学和学习系统。

经核实,新东方也已经和腾讯达成协议,将建立合资公司以布局在线教育领域。对此,欢聚时代副总裁、100教育负责人刘豫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欢迎竞争,永远持开放心态。”

“在线平台主要是便捷性。”北京新东方北美项目总监范猛说,“在网上听课只是补充,最好的方

式是线上线下结合。”

刘豫军也表示:“未来的教育行业将是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线上为主导,成为线下教育业务存在的平台和入口。”

YY称年内要挖到2000个新东方老师加盟100教育,新东方名师陈琦“躺着中枪”,他近期在微博中称:“新的技术总会给传统的行业带来生机。对于线上教育,我们不想参与太多的商业竞争,只想利用好这个新的技术做好GRE培训。无论哪个平台,只要能给学生带来最大的方便,节省学生备考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带给学生最好的用户体验,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

除了老师,YY100教育的上线也给他其他在线教育机构带来了机会。智课网CEO韦晓亮就直言不讳,YY100教育“帮我们促进学生到线上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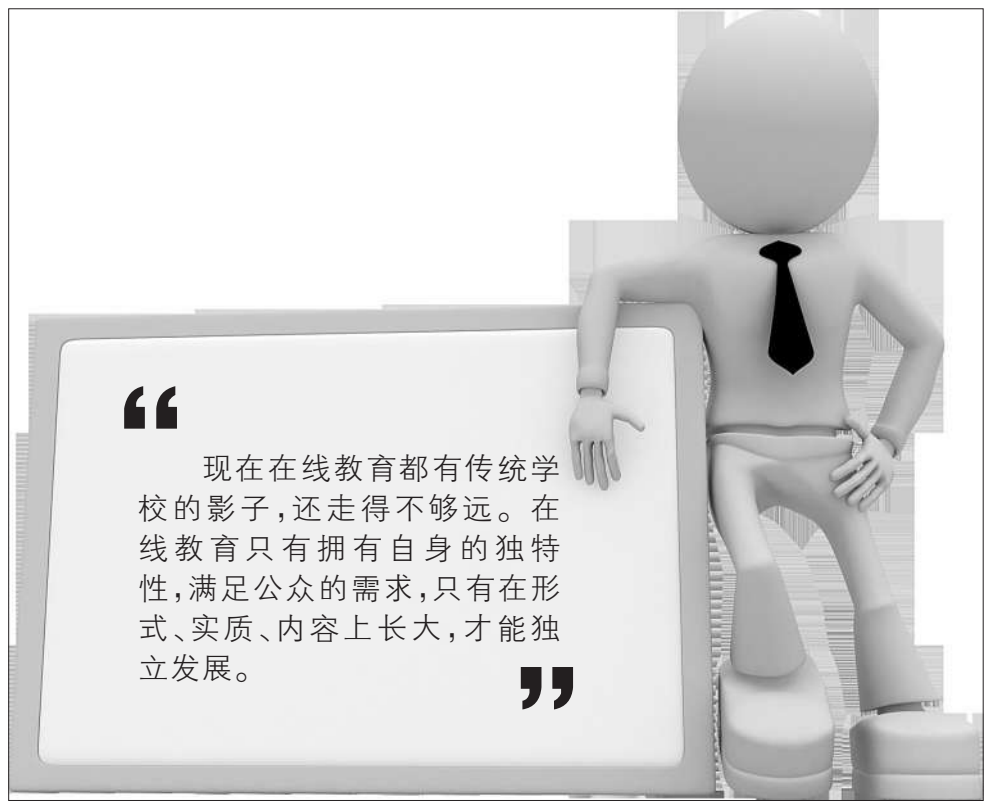
——专家观点——

在线教育对传统教育既是挑战又是互补

很多人把YY教育和新东方的“口水仗”作为了在线教育和传统教育之间的争斗,甚至公开表示“在线教育将颠覆传统教育”。在线教育和传统教育孰

胜孰败?对此,教育专家储朝晖认为,在线教育对于传统教育既是挑战又是互补。

他表示,传统教育不能作为一种模式来说,只能



“

现在在线教育都有传统学校的影子,还走得不够远。在线教育只有拥有自身的独特性,满足公众的需求,只有在形式、实质、内容上长大,才能独立发展。”

”

作为一种因素来讲,在线教育还是要利用传统教育这种因素才能有活力。如果是普通知识,比如应试考试,就可以选择在线教育,但如果学生要的是个性化知识,就得选择线下教育。

他同时指出:“教育要重视过程,而现在很多人都看它的结果,这样的教育不是有效的。”

北京市某匿名一线教师也发文称,教育本质上是教与学的互动,这中间有较为复杂的往来沟通,涉及到多种方式:有师生之间,有学生之间,要有来有往,甚至需要融入丰富的情感表达,绝不是简单的课程展示。

iResearch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3年,在线教育总用户规模不断增加。2013年达到6720万人,同比增长13.8%,也就是说,仅一年时间,就增加了800多万人使用在线教育。面对在线教育的逐步成长,储朝晖认为这对传统教育机构来说也是挑战,但不否认的是“现在在线教育都有传统学校的影子,还走得不够远。在线教育只有拥有自身的独特性,满足公众的需求,只有在形式、实质、内容上长大,才能独立发展。”

——延伸阅读——

在线教育市场蛋糕大 规模超1600亿元

艾媒咨询预测,2015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1600亿元,竞争焦点将集中在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K12(基础教育阶段)领域,中国在线教育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将迎来一轮大爆发。

“教育在未来几年之内将会以极高的速度,往年每年只有300%的成长,要远远超过这个速度的规模成长。”欢聚时代CEO李学凌对在线教育充满信心,“自2014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互联网进入传统领域元年,互联网公司将从2014年开始利用互联网思维进入各种各样的传统领域。”

俞敏洪也同样十分看重在线教育,他在新东方在线年会上说,“互联网已变成任何一个教育集团的核心部分,你无法不做。这个危急时刻已到,2014年就是这样一年份。”

贵州山区“萤火虫”老师:九个人的学校十八年的坚守

一个人,守着1间学校,2间破屋,9个孩子。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事迹,却用行动诠释着“阳光下最光辉职业”的含义。

他叫李兴举,53岁,在山村学校默默耕耘34年。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偏远的香坪教学点,一待就是18年,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默默奉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们。

一名老师和九个孩子的校园

新民镇是遵义县的边陲小镇,记者从镇上出发,沿着一条崎岖泥泞的山道行进5.5公里,便到达了香坪教学点。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孤零零的一层砖混建筑和一座破旧的小青瓦房,不通电、不通水,窗户玻璃几乎全部破碎。不到20平方米的教室里,挤着几张摇摇晃晃的小课桌椅,一块黑板和一个讲台。

记者到达的时候,李兴举刚刚骑摩托车从镇上给孩子们拉来了8门课的72本新教材,他是香坪教学点唯一的老师。

上午10点多钟,校园逐渐热闹起来,头发斑白的李兴举打开教室门,从村民们那里迎接一个个可爱的孩子,一共9个,最大的6岁,最小的4岁。

“当、当、当、当、当”,11点整,李兴举拿铁锤敲房梁上的一个破铁桶,这就算是上课了。教学点的

设施简陋,不仅没有图书、体育器材、玩具等,连个像样的上课铃都没有,为了有所区别,下课铃的节奏是“当当、当、当、当”。

“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发新课本,有大家最喜欢的图画书。”李兴举站在讲台上说。讲台下,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里满是期待。

由于学校太小,没有食堂,香坪教学点还沿袭着传统农村学校的上课时间,本地话叫“枪下马”,即学生上午九、十点钟在家里吃完早饭步行来学校,中午不吃饭也不午休,一口气上课到下午三四点钟,再放学回家吃晌午饭。

“大山里的一只萤火虫”

李兴举的父亲也是一位教师,1980年,高中毕业的李兴举为了让父亲安心治病,放弃了继续补习考大学和外出“挣大钱”的机会,主动到学校为父亲顶课,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

1996年,他来到香坪教学点。由于学生多是留守儿童,最远的家距学校走路需1个小时,李兴举便承担起了送学生放学回家的责任。从那时起,在香坪大山深处,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中年男人,背上背着一个娃,手里牵着一个娃,身后跟着一群娃,一路欢歌笑语地走着。

孩子们小,不会打扫卫生,他便成了清洁工;孩子们生病了,教学点所在处没有村医,他便成了“校医”;教学点瓦房漏雨了、门窗损坏了、篮球架坏了、厕所垮塌了、地面起坑了,他便成了修理工、木工、泥瓦工……孩子们不会上厕所,他又成了“保姆”……在教学点,他就是孩子们的全部。

2012年8月,他臀部长了两个肿瘤,医生要求马上住院切除。他怕耽误孩子们的秋季课程,硬是吃药坚持到寒假才做手术,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再晚一些后果将不堪设想。

“学校里只有我一个老师,我请假了,孩子们怎么办?”李兴举总是这样说。

现在,李兴举的学生有的考上了哈工大、贵州大学,很多都走出了大山,这让李兴举感到欣慰。乡亲们称他为“萤火虫”,虽身躯微小,但传播知识的光。70岁的惠民村村民王来应说:“我们欠李老师的,这情什么时候能还清呀!”

“哪怕只剩一个孩子,也要留在这里”

为了山里的孩子们,条件再艰苦,李兴举也能克服。然而,最让他伤感的,是学生越来越少。1996年来的时候,香坪教学点还是个完小,一